

話

劇

青年偵察員



邢 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青 年 偵 察 員

邢 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
开本: 787 × 1092 耗 1/32 · 2 $\frac{1}{4}$ 印张 · 63,000字

一九五八年二月第 一 版

一九五八年四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9,09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·138

定 价: 二角二分

青年偵察員

(五幕話劇)

登場人物

張 平——游擊隊偵察小隊長，二十四歲。

金 牛——偵察員，十八歲。

老 聘——縣城里一個小雜鋪的老板，五十多歲。

黑丫頭——老聘的女兒，十七歲。

陳 三——汽車司機，二十六歲。

小 谷——日寇中隊副兼密探長，三十多歲。

吳占魁——偽治安軍中隊長，四十多歲。

曹增祿——特務隊副隊長，三十多歲。

沈 彪——新上任的特務隊長，二十多歲。

一日軍官。

日本士兵多人。 }——特務。

這個故事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日寇佔領的一個縣城里。

第一幕

秋天的一个傍晚。

县城一个小杂货铺里。台后偏左有一面玻璃窗，偏右有一道通向大街的小门。街上比屋里高些，门内伸出几级台阶。台阶左前方立着一座长形的柜台。台左台右靠着摆着高高的货架子，架子上摆着烟、酒、纸、笔等杂货。台左前，货架旁边有一道通里屋的门。台中散乱地放着小桌、凳子等家具。柜台上放着一个马蹄表和一盏煤油灯。

开幕时，一辆辆满载弹药的卡车正从街上隆隆地驶过；杂货铺的老板——老聘坐在柜台旁边拨拉着算盘。老聘，是个瘦弱而又驼背的老人，鼻梁上架着一付老花镜，咀旁留着两撇稀疏的胡子。这是一个很有风趣，很有意思的老汉。这时，乍一看，他象是在结算一天来的账目，其实他在作着另外一件事情。

老聘：（透过花镜望着街上驶过的卡车，喃喃地）三十五辆、三十六辆、三十七辆、（略停）三十八辆、这是最后一辆。哎呀！这些炮弹要是都扔到咱们那山里去，可叫边区的老乡们怎么受！这些子弹要是都打出去，可叫咱们八路军怎么搞！（向窗外望）啊，都开到那个大院里去了吧！狗日的们，就等出发的号令了。嘿嘿，恐怕你们到不了山里，就有人把你们全收拾了！（看马蹄表）啊！八点了，这个黑丫头去送信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

〔老聘的女儿——黑丫头，提一个盛烧鸡的篮子，一边吆喝着：“烧鸡，烧鸡！”一边从街上闪进屋来。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黑丫头，长得面色黑红，两只伶俐的大眼，非常惹人注目。她十七岁了，但看上去象似二十的，粗手大脚，身体茁壮。这是一个胆大而又泼辣的姑娘。〕

黑丫头：（高兴地）爹！

老聘：黑丫头，你把信送到了吗？

黑丫头：还有个送不到？我亲手遞給游击队长手心儿的。

老 聘：噢，这就好。游击队长说什么来着？

黑丫头：他看完了信，把大腿一拍，說：（学着游击队长的样子）

“好！敌人十二点出发，时间还来得及！”待了一会儿，他就跟几个大队长、侦察小队长、区干部，到那个屋开会去了。

老 聘：噢，这就对了。……嗯，你真是个能办事儿的好丫头，好丫头。

黑丫头：哎，爹，我还听说，听说咱们队伍要在汽车路上挖陷坑呢！

老 聘：（严厉地）小声点！说话总是大嚷大闹的，你怕谁听不见？

黑丫头：看你怕的！哼！

老 聘：（瞪她）这个死丫头！

黑丫头：（顽皮地）嘻嘻。

老 聘：咳，挖陷坑，倒是个好主意。把这些弹药车，都给咕哧咕哧陷进去吧，叫他进山！

黑丫头：（小声地）不是那么着。听说是在前边儿挖陷坑，在后边用老鼠架子，还摆地雷阵哩！

老 聘：那就更好，陷不完的，都给它炸喽。叫他们增援山区吧，在平地上就听了响儿了！（略停）哎，丫头，你看见金牛了吗？

黑丫头：看见了。他说，一会儿跟张平同志一块到城里来。……爹！

老 聘：啊？

黑丫头：我还有个事儿。

老 聘：什么事？

〔黑丫头笑而不答。〕

老 聘：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不说，吡迷吡迷地笑什么？

黑丫头：金牛他又问我了……

老 聘：（明知故问）问什么？看你不嫌个臊！问我干什么？

你们的事，我不管。要结婚，办事儿，得等明年。别说了，上了门板睡觉。

黑丫头：（作鬼脸）哼！

〔汽车司机陈三急急忙忙地进来了。〕

陈 三：（低声地）老聘叔，不好！

老 聘：怎么？

陈 三：汽车队出发的时间提前了！

老 聘：（惊）怎么说？

陈 三：敌人出发的时间提前了两个钟头，改成十点出发了。

老 聘：这个消息可靠吗？

陈 三：可靠，完全可靠。他们又通知九点半钟在大院里集合。每逢出发都是前半个钟头儿集合，这是老规矩了。

老 聘：唉呀，这可糟了！

黑丫头：爹，这可怎么办哪？

陈 三：你们快想法跟游击队联系一下吧，我得赶快回去。这个时候，可不能叫人家看出我来。

老 聘：对，你快回去吧，有什么消息即时来一趟。

陈 三：对。来，给我盒烟吧，作个样儿。

老 聘：好。（见街上有人经过，故意地）买什么烟哪？

陈 三：红锡包。

老 聘：啊哈，你们当司机的尽抽好烟哪！（递给他烟）给你，快走吧！

陈 三：好。（吸着香烟下）

老 聘：（着急地）丫头，这可怎么办，这可怎么办？

黑丫头：爹，我再到游击队去一趟吧！

老 聘：再去一趟？游击队离这儿有二十大里地，你能到得了？眼下，（看表）眼下八点过了，你到不了队部，人家汽车就出城了。

黑丫头：唉！不去，不去有什么法子呢？

老 聘：是啊，是啊，不去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呀！

黑丫头：我还是去吧，跑着去，说不定在半道上也许碰上他们。

老 聘：唉，也只有这么着了，别，也没有办法。你那脚步可要快着点儿，见了游击队长，告诉他，叫他快想别的办法治他们吧！

黑丫头：好，我就走。

老 聘：等等，这回你怎么去？

黑丫头：这回我还装卖烧鸡的，半道上遇见鬼子也不怕。

老 聘：对！

（黑丫头提着篮子将下，侦察小队队长张平和侦察员金牛迎面进来。）

张平，是个精壮的小伙子，长得不高不矮，穿的紧衬利落，剑眉下，生着一对神气十足的圆眼，一看就知道这是具备着那种特有的机智和勇敢的侦察员。金牛和张平一般高，但比张平细条多了，长得眉清目秀，精神、漂亮。这是一个参加部队不久的侦察员。

张 平：（开玩笑地）黑丫头，别卖烧鸡去了，你看谁来了？

黑丫头：张平同志，刚才我跟我爹还念叨你们哩，这么一会儿你们就来了。

张 平：不是念叨我吧？

黑丫头：你看你，老开玩笑。

张 平：对，说正经的……

老 聘：我的偵察小隊長敬，你來得正好啊！丫頭，快把門板上好！

張 平：別上，越這樣越好。來，先給我們這兩塊打上一斤酒，作點兒樣子。

老 聘：張平同志，先別喝，事情可是不好……

張 平：你別說了，我們都知道了。

〔黑丫頭打了白酒，拿了燒雞，擺在桌上。〕

黑丫頭：酒，燒雞，吃吧！

老 聘：老張，可八點多了，敵人十點就要出發，你看怎麼着嘅？

張 平：（邊吃、邊喝着）這可能是山里的敵人急要彈藥，也可能是小谷隊長那小子故意耍的花招兒。

金 牛：也許這兩個可能都有點兒。

張 平：對了。金牛，你說怎麼辦？

金 牛：我看哪，還先趕快跑回去，報告咱們游擊隊長。要是挖不成陷坑，埋不上地雷，就只有跟狗日的們硬招呼了！

老 聘：對，我看只有這麼着。

張 平：不行，時間來不及。咱們到不了家，敵人就出發了；就是時間來得及，頂也頂不住人家的大卡車。你也知道，汽車路上的舉動，是發動半個區的老鄉們鬧的。這一下子要鬧好了，就能把他的汽車隊，連人帶馬，都給他嚼了；要是鬧不好，可就把敵人給放過去了。人們挖坑，埋雷，得要時間哪！

金 牛：是啊，沒時間啃不動啊！

老 聘：（小聲地）小聲點兒！黑丫頭，你別淨栽着耳朵听了，到門邊上了着點去。

黑丫头：（挑皮地）誰听得見！（到門旁去）

張平：我看哪，只有咱們这两块料，在城里完成这个任务。

金牛：咱們俩？什么任务？

張平：咱們两人要能拖延他两个鐘头出发，城外的准备工作不就能照样能够进行了嗎，那个埋伏就能照样敲打了嗎？

金牛：（高兴地）对呀！要能拖他两个鐘头，那就好了。可是要拖不成呢，那不就全糟了嗎？

張平：不这么着，也沒有別的路好走。兄弟，对付敌人，有的时候就得冒点儿險哪！

金牛：这事，咱們得請示了队长才能干。

張平：来不及，只有干了再說了。

金牛：你說，怎么个拖法儿呢？

張平：我也没办法。这得想啊！

老聘：天可不早了，可容不得想啊！

張平：不，着急也沒有用。老聘叔，卡車上帶队的，还是那个治安軍中队长吳占魁嗎？

老聘：还是那个老軍官，这个沒变。日本小谷队长派他押車，还叫他到山里去增援。

金牛：对！咱們把他敲了，不就行了嗎？

張平：我也想到他的身上了，可是这么干不行。咱們敲了他，人家副队长还是照样出发，就是干掉他两个，治安軍里还有別的人去。

老聘：是啊！这可想个什么法儿？

張平：黑丫头！

黑丫头：干什么？

張 平：你想法到吳占魁的家里去一趟，探探他的動靜。要快去快回。

黑丫頭：行，他家我常去。

〔黑丫頭提着籃子出去，一出門就吆喝着“賣燒雞”。〕

張 平：吳占魁跟那個特務隊長的關係，這些天怎麼樣？

老 聘：狗咬狗，一嘴毛。這些日子越咬越厲害了。

〔黑丫頭忽然又急忙進來了。〕

黑丫頭：（低聲地）留神，治安軍中隊長吳占魁到這兒來了！

張 平：（低聲地）你到街口上去！

黑丫頭：嗯。（又下）

張 平：（向金牛）咱們到里屋去。老聘叔，給他先點把火，明白嗎？（挨到老聘耳邊小聲說了几句什麼）

老 聘：我明白。你們就快進去吧。

〔張平和金牛進入里屋。〕

〔片刻，吳占魁進。他是一個細高條兒，嘴上留着一個鬍子胡兒。身上穿得很整齊，一舉一動都保持着舊軍人的姿態。〕

老 聘：吳隊長，您來了？請坐，請坐。

吳占魁：（保持着身份而又故作謙虛地）別客气，別客气。老先生，我買一條香烟。

老 聘：（遞給烟）給您，紅錫包。這是特意給您預備的。還有特務隊的曹隊長，也愛抽這個烟。

吳占魁：給你錢。

老 聘：您帶着吧，這点儿小意思。

吳占魁：不，不，咱买东西向來規規矩矩，不象那些混賬王八蛋們。

老 聘：那是，那是。今日個買這麼多烟，出門吧，啊？

吳占魁：（小心理憤地）不，家里有事。（欲下）

老 聘：咳，吳隊長，家里有事，帶上兩瓶玫瑰露吧？這是打保定特意給您制辦來的。

吳占魁：不，今天不能喝，不，今天不愿喝酒。

老 聘：噢，改日再說吧。剛才特務隊的曹隊長提了兩瓶走了。剛才我還說，這些日子，怎么不見您跟曹隊長在一塊喝酒了呢？這一來，我這買賣……

吳占魁：我告訴你，從今往后，別在我的面前提他。

老 聘：自己弟兄，過去的事就讓過去了。對，對，我不提他，省得惹您生氣。（故意低聲地）這話我只能對您說，曹隊長這幾天不知為什麼，（故意煞住）唉，這可不能瞎猜疑，真是，別說了。

吳占魁：咳，老先生，我正想問你一件事，……

老 聘：什么事？您尽管說吧，說實在的，我也想找您去說答，說答。

吳占魁：我所說，曹增祿常跟一個来历不明的人在這兒接頭，有這回事嗎？

老 聘：（故作為難地）這，這，這話怎么說呢？不，可沒有在我這接頭。

吳占魁：老先生，咱們也是相識多年了，你还信不伴我嗎？說了也連累不了你，我敢担保。

老 聘：是啊，是啊，可是……

吳占魁：可是怎么？你說吧，沒事。

老 聘：對，我說。……唉，不說，您也就明白了。

吳占魁：好了，這就行了。閑着再說話吧。（下）

老 聘：對，閑着再說話。

〔張平和金牛从屋里出来。〕

張 平：老聘叔，你剛才對答的真不錯呀！

老 聘：不錯什么，跟他們混熟了，也摸著他們一點脈了。

金 牛：真是大有進步，跟敵人當面打交道，這點，我還得跟你學學。

老 聘：唉，跟他們談話，真真假假，拉拉打打，什麼都會使點兒才行。

〔黑丫頭一面吆喝著一面進來。〕

黑丫頭：老張，吳占魁到日本司令部去了！

張 平：噢？……

黑丫頭：〔向外望了望，焦急地〕留神！特務隊長曹增祿從那邊過來了！〔又提起籃子出去了〕

張 平：金牛，咱們先到里边喝酒，別理他。

金 牛：好吧。〔闖進里屋〕

〔片刻，特務隊副隊長曹增祿大搖大擺地走進來。這是個大高个子，走路一晃一晃的，好像就要跟人打架似的，粗眉大眼，操著滿口天津話。〕

曹增祿：老家伙，來盒烟卷兒！

老 聘：〔遞給他〕特務隊長，少見哪！

曹增祿：老家伙，今天手底下不方便，記上賬吧。

老 聘：行，行，小意思。

曹增祿：〔打開紙包，用指甲把菸筒兒裝在紙筒的一頭，點著吸著〕老家伙，媽×你說，剛才吳占魁到這兒干什么來了？

老 聘：買烟。剛才吳隊長還提到你了……

曹增祿：提我？我×他的小媽兒媽兒！

老 聘：〔火上加油地〕唉，把兄弟，有什麼過不去的？過去的事就別提了。

曹增祿：把兄弟？誰跟他是把兄弟？我們早拔了香頭子了！我們倆是，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！你說，剛才他媽那個

×的，是不是跟八路接头来了？
老 聘：接头？这……

張 平：（见时机已到，走过来）是啊，可能是接头来了。
（老聘故意躲到里屋去。）

曹增祿：噢？張队长，少见少见。那位……

金 牛：（走过来）不認識了！

曹增祿：噢：金牛老弟，今天早晨我给你送了一封信去，收到了嗎？

金 牛：接到了，信里也装的都是鸡毛蒜皮，沒有別的。

曹增祿：唉，哪的話？（低声地）那都是难得的消息啊！

張 平：你别这么装模作样的了！我看在山里白教育你几个月了，你又变了吧？

曹增祿：不，不，这是哪儿的話！从打你們二位把我捉住，沒要了我的小命，又把我放出来，我曹增祿敢对天盟誓，我对八路要是有三心二意，叫我天打五雷轟。

張 平：哼！看你也不敢！你别忘了，你在山里把小谷队长的底細可全吐出来了，只要我给小谷写一封信，小谷就立刻要你脑袋搬家。

曹增祿：是，是，这话一点也不錯。（乘机要走）二位还有什么指教嗎？要沒有，我可就走了。对不住，外边还有点儿事。

張 平：別忙！

曹增祿：是。

張 平：你跟他常接头，讓他跟你說吧。（向金牛使眼色）

金 牛：汽車队进山，誰带队押車？快說！看你說不說真話！

曹增祿：吳占魁去。

金 牛：几点鐘出发？

曹增祿：十，十点鐘。对吧？我沒說假話吧？

金 牛：你走吧！

張 平：以后要象这样，有你的好处，你要記住。

曹增祿：記住了，請放宽心吧，沒錯儿！（下）

金 牛：这小子，是真的呢？是假的呢？

張 平：是啊，这小子真有点难捉摸。無論怎么样，对他一定要提防着。

〔黑丫头上。〕

黑丫头：（气喘喘地）老張，曹增祿也到日本司令部去了！

張 平：噫，他也去了？他干什么去呢？……

〔老聘从里屋出来。〕

老 聘：快九点了，这就快要出发了！

張 平：（計上心头，拍大腿）好，就使这个点子！

老 聘：什么点子？

張 平：先別問，快給我拿笔墨紙硯來。

老 聘：要別的沒有，要这个現成。

〔老聘取了笔墨紙硯放在桌上。張平急忙寫着一封信。金牛、黑

丫头、老聘都圍攏過來看着。〕

黑丫头：你写这个話儿干什么？真怪！

老 聘：傻丫头，你年幼，不懂这个，这一手儿可高了。

張 平：（写完）这是敌人告訴我們的办法（玩笑着）。咱沒法子，就只好用人家的了。他們俩到日本司令部去，咱也到日本司令部去。

老 聘：可就是太危險了。

金 牛：把这个任务交給我吧，我完全明白了。

張 平：你熟悉治安軍的情况，好，这个任务就交給你吧。

这回你在日本司令部要鬧成了，城外就沒問題了；要是鬧不成，可就全完了，你明白嗎？

牛：我明白。

平：这个任务，对你說，可是有点儿困难哪！

牛：老張，你放心吧，我虽說沒干过这个事，可是我觉得我能干好，一定能干好。

平：小兄弟，你要多多留神。（自言自語地）是啊，到了实在不得已的时候，就得拿出这条命来跟他們拚！

（轉向金牛）金牛，你可要……

牛：你放心吧，我走了。

丫頭：我也去，我到司令部的門口听着风声去。

平：好，你也去吧。你們这一对兒見了面，本来應該好好談談，叫这个事給攪合了。在這兒上，你們俩去說兩句知心話吧！

丫頭：老張，你尽开玩笑！

牛：（拉黑丫頭）走吧！

（金牛和黑丫頭下。

平：（狠心地）看他这一下吧！

——幕急落

第 二 幕

接第一幕。

日寇副中隊長兼密探長小谷的辦公室。台后偏左有一門通向室外走廊，偏右有一面玻璃窗，窗簾緊閉着，台左前有一門通向室內。室內設有辦公桌、梯子、沙發等家具。桌上有台燈、電話以及辦公用具等。另

外，室内有两种特殊设备：一个明电铃安在右边墙壁上，一个暗电铃设在办公桌的桌角底下。

开幕时，治安军中队长吴占魁，正在屋中来回地踱着，象等待什么人。他踱步、站立或转弯，都象在操场上的动作一样。踱了一会，又坐下来。片刻，有敲门声和叫门声：“我可以进去吗？”

吴占魁：进来！

〔特务队副队长曹增禄推门进。〕

曹增禄：（强作笑脸）啊，老兄，您在这儿？

吴占魁：（并不站起，带答不理地）老弟，有什么事吗？

曹增禄：我是来找小谷队长的，在吗？

吴占魁：在里屋，我也在等他。

曹增禄：好吧，我在这儿等一会儿。

吴占魁：（习惯地干咳嗽两声，讽刺地）老弟，恭喜，恭喜啊！

曹增禄：恭喜？我有什么喜呀？

吴占魁：我听说，老弟快升为队长了，这不是一喜吗？

曹增禄：快升队长？谁说的？

吴占魁：这个，暂时保守一点秘密吧。

曹增禄：是，我知道我快要倒霉了！比不了老兄，这次进山回来就要高升！

吴占魁：（针锋相对地）是啊，是职位高升，还是人头落地，都在老弟一句话了！

曹增禄：这是什么话？

吴占魁：（强硬地）这是好话！

曹增禄：（软下来）是，是。唉，还是老兄是小谷队长的大红人儿，咱们不行。

吴占魁：别客气，架不住老弟在他面前常说好话！

曹增祿：唉，咱這頂烏紗帽跟這條小命兒，還不是在老兄的手心兒攥着。

吳占魁：好，咱們哥兒倆走着瞧吧。

曹增祿：對，騎驢看書本兒！

吳占魁：（厲聲厲色地）我告訴你，我們治安軍叫你們特務隊，已經攪的四分五裂了，老弟，你要再往前走一步，可要小心点儿！

曹增祿：我沒大意。我也說句亮話：我們特務隊也叫你們杵的亂七八糟了，要是有人還這麼騎着脖子拉屎，我可就不客氣了！

吳占魁：治安軍，特務隊，究竟是誰搶的洋布庄！？這個，我暫且不提。我問你，有人說我們治安軍私通八路，這是誰說的？

曹增祿：我也要反問一句，我們特務隊跟八路有勾串，這又是誰宣傳的呢？

吳占魁：哼！要是事實，我看也否認不了。

曹增祿：好，這麼說很好。你們的証據，大概我也有。

吳占魁：（怒）老弟，可惜你的力氣不大，恐怕搬不動你大哥！

曹增祿：老兄的勁頭兒也差點兒，咱也沒有離開特務隊！

吳占魁：簡直是一群土匪！一群流氓！

曹增祿：你們那個高大門里也不乾淨！

吳占魁：簡直是一群土鱉！

曹增祿：對，你們是汪精衛的隊伍，是親娘養的，咱們是還鄉團改編的，是后娘下的，行不行？

吳占魁：不行，咱們非見個高低不行！

曹增祿：（服軟地）老兄，過去的事就算老弟的不是，好不好？